

雙城記

何冀平

第585場《天下第一樓》

《天下第一樓》本月十六日公演，從一九八八年首演至今，每年至少演出一次，已經演出三十年，一共演出525場，對一部話劇來說，這是一個不小的數字，也是北京人藝繼《茶館》之後，演出場次最多的一部話劇。但是，可能只有我知道，總演出場次不是525場，而是585場，這部戲在香港演出過60場。

十數年前，春天舞台導演高志森找到我，問《天下第一樓》是北京人藝的看家戲，自他們首演後，有沒有其他劇團搬演？我說，還沒有過，就像老舍先生的《茶館》一樣，自一九五八年北京人藝首演之後，從來沒有其他的話劇院搬排。他緊接着問我，可不可以在香港演出，我說當然可以，因為版權是屬於作者的。高志森很興奮，馬上定了科技大學馬會劇場，一演就是50場。這個消息一傳出，震動了內地。《天下第一樓》用粵語演出，將是一個什麼狀況？

第一步，要翻譯劇本。《天下第一樓》雖然不是英文而是普通話，但是地道的北京話，俗稱「京味」。京味兒就是指老北京人講的話，和普通話相近，裡面有許多特殊用語。比如「炸刺兒」。飯館裡的烤鴨師傅仗仗一身廚藝，脾氣火爆，

一點不順心，就要「炸刺兒」，意思是大爆發；再比如，劇本中提到「綿白糖」，也是北京特有，不是砂糖，香港沒有；飯館大門口的專門迎客的服務生，北京俗稱「瞭高兒」，廣東話叫「知客」；北京說的「結賬」，廣東話稱「埋單」等等，這些都要逐句翻譯。

杜國威是藝術總監，他提出要求，劇本從國語改為粵語，要完全按照原劇本，不准有一點偏差。導演李銘森帶領全體演職員共同翻譯，請教了香港大酒樓的領班、廚房大師傅，請了李純恩做顧問，可以說翻譯得一絲不差，把一個京味話劇生生變成了廣東味。演員陣容也很強盛，有盧俊豪、丁毅、劉雅麗等等好戲之人。為了試水，先在香大會堂演出6場，竟滿到一票難求。高志森很興奮，馬上定了科技大學馬會劇場，一演就是50場。這在香港可算不多見。

粵語版《天下第一樓》沒有再次重排演出，卻為香港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北京的《天下第一樓》演出一直沒有中斷過，每演必滿。演員已經換了幾代，從中走出眾多話劇影視明星。走在北京人藝，時常有人經過我身邊，認真地說一句，他演過《天下第一樓》。

此山

鄧達智

消魂黑松露蛋厚多士

克羅地亞西北角有心臟形半島 Istria，與意大利威尼斯一車海岸，隔着亞德里亞海遙遙對望，這裡曾經被威尼斯統治，語言近意大利、煮食也近意大利，價錢卻是三分二、甚至二分之一。半島中心有人口五百多座小山，連周邊人口不及八百，卻無減 Moto-vun 在全世界老饕人口中的威望；出產豐沛松露，讓這片貌似意大利中部、丘陵起伏、優美的托斯卡納的山林馳名於世。

松露、尤其白松露貴為歐洲人眼中從泥土種出來的黃金身份，在世界各地美食地圖上所佔地位非同凡響。幾年前，與朋友幾人，從羅馬開始駕車，先到托斯卡納一圈，再而五魚村，然後威尼，過境經斯洛文尼亞進入克羅地亞，只為一睹「歐洲的九寨溝」：「十六湖國家公園」(Plitvice Lakes National Park)。無意被途經古城 Pula 的松露專門店老闆提醒：來到 Istria，怎可錯過走一轉松露鄉 Motovun，一親優質松露香澤？

十一月中在南歐也已冬天早黑，路經樹林村路兩小時後，黃昏時分到埠天色已全黑，Motovun 山城內有不少以松露為中心吸引點旅館與餐廳，但之前 Pula 的店主提醒我們一定要去、以地名 Motovun 為松露產品品牌，包括酒店、餐廳的中心。

好運已過旺季，只有三房間的酒店仍有兩間沒客入住，輕易訂得餐廳位子，享用平均未及千元港幣八道含松露菜式配酒的定餐。邊吃邊讚嘆，好個動人一夜；之前在任何地方偶爾吃 Fine Dining 餐飲，或見薄薄幾片像雪片似的松露點綴，如今從頭盤到湯飲到主菜，甚至甜品到飯後朱古力，全部大大分量松露灑托……感覺至幸福時刻仍未出現，待至次天，房費才五百多元包早餐的出現；松露點綴的優質麵包、牛角包之後，由領班親自在人客面前小心翼翼將松露削滿煎蛋表面才引起我們情緒的歡快震盪。

暗下誓言：如若一天自己開餐廳，定必出品黑松露滑蛋厚多士！

兩年之後，在毫無心理準備之下，果然得到店子業主伯父以廉宜租金，讓我在新界家鄉屏山村裡開設了 Cafe 123 食堂，原意與各方來客分享筆者大半生旅遊地圖吃過、又喜歡的簡約菜式，從 Motovun 松露鄉引發的「黑松露滑蛋厚多士」(圖)，成為不少客人極端歡迎的菜式…… (待續)



黑松露滑蛋厚多士

隨想

興國

女記者押豬

偶然看到一篇舊文，是超過二十年前的報道，由一位女記者記錄她親自參加押運豬隻，從浙江金華到深圳的體驗。文章當時是刊登在《人民日報》上，記者的姓名由於女子的年齡應該保密，雖然應當寫出，但為了怕洩露的緣故，請恕我就不寫出來了。

我們天天吃豬肉，卻絕對想不到押運豬隻的過程是那麼辛苦的，所以，看了這篇舊文之後，從心底裡敬佩這位女記者。如今看到的男女記者在鏡頭前報道新聞時，都是穿着整齊，光鮮亮麗得很。在押運豬隻的過程裡，是難以想像一位女記者會經歷怎麼樣的情況的。

文章說，從浙江到深圳押運豬隻共需四天，天天都要和豬隻同在貨車上，而且押運前，她就聽說，到了深圳之後，就算連洗幾次澡，再灑上香水，身上的臭味還是去不除

掉的。押運豬隻的貨車是沒有窗戶的，像關在一個「悶罐」裡，濃烈的豬臭味就已經讓女記者不停嘔吐了。這還不算什麼，因為任何味道，只要在裡面待久了就會習慣，不覺得臭了。但是晚上睡覺時，竟然是和豬隻同在一起，中間只隔了一塊木板而已。大家想想，豬的鼻鼾聲有多大？而且還會發出叫聲響，再加上車身的晃動顛簸，還有蚊蟲偷襲，女記者幾個晚上都怎麼入睡？

能不對這位女記者的堅忍和勇氣發出敬佩的讚嘆嗎？由於記者有冒險犯難迎難而上的精神，不畏艱辛，才能擁有這樣的經歷，這份經歷，相信她到如今還是難忘吧？

如今中國的道路已經和二十年前大為不同，高鐵網遍佈全國，想來押運豬隻的方式也會不同吧？有何不同？不知有沒有女記者去體會一番寫成報道？

古今談

范舉

中國不怕彭斯一味靠嚇

美國副總統彭斯日前發表了威脅中國的言論後，又再在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的網頁上，用中文翻譯了講話的全文。很明顯，這個磨刀霍霍的演講，是要嚇唬十四億中國人，顯示出美國霸權主義一定要中國人屈服於美國強權的用心；對於美國貿易戰的威脅，中國如果採取反制措施，美國就會採取升級得更多的制裁行動，中國不如「認栽」好了。

如果中國採取反制措施，並且在貿易戰贏得了勝利，美國就會採取軍事打擊的行動，中國將會大難臨頭。

這是一場心理威嚇戰。中國除了通過傳媒有力地駁斥了彭斯的各個論點之外，還做好了應對的準備。據網絡傳媒報道，10月11日晚間，華北多地的網友目擊到夜空中出現了奇特的天象，一道非常獨特的閃亮弧線劃過夜空，從其軌跡來看，這明顯是航天器發射產生的航跡雲，但是和火箭等普通航天器發射完全不同的，這道閃亮的光線先是向上飛去，然後又突然下墜劃出一道弧線，隨後刺眼的光柱又再次上揚，在空中進行了一次180度的大轉彎。

軍事專家分析說，這和不久之前華北天空出現的天象非常類似，五角大樓當時認為是中國新型高超音速導彈進行測試，而短時間過後，這一款大國重器再次發射，在目前的國際背景之下，應當是對潛在對手發出的一次警告。

據五角大樓的統計，這已經是中方第九次測試高超音速武器了，但是軍事專家指出，目前我國正在同時研製多款高超音速飛行器，包括外界稱作「DF-ZF」(東風)的高超音速飛行器和航天部門研發的「星空-2」號高超音速滑翔飛行器，從此次天象的軌跡來看，這應當是一款彈道滑翔式的高超音速飛行器，其優勢是能夠在大氣層邊緣

以超過5到10馬赫的速度進行「滑行」，然後在目標上空再入大氣層以高超音速進行精確打擊。

能夠進行大機動轉彎高難度動作，說明了該飛行器能夠有力地擺脫美國的反導彈系統的攔截。一般來說，反導彈系統的導彈，只可以作出水平方向的轉彎，根本不可能先急速地向上直飛，然後180度轉身向下一直插下去，再度180度轉彎，向上直飛。即使美國的雷達捕捉到了「DF-ZF」飛行方向，也不可能計算出其飛行軌跡，即使計算出來了，第一是反導彈的導彈速度追不上，第二是不可能像「DF-ZF」那樣上下方向急速進行拐彎。

這種俯衝式的超音速導彈，可以有效地把航空母艦變成鐵棺材，也可以在受到核子攻擊的情況之下，在對手的海岸邊，突然對陸地的目標發起襲擊。這是最有效防止對手首先發起核子攻擊的自衛的方法。

美國擁有龐大的軍費，美國的軍事技術也比中國先進，中國採取了「不對稱競爭」策略。在美國起步比較早的軍事科學領域，中國怎樣急起直追對手，短期內也不可能超越對手。唯一的辦法就是在最新起步的軍事領域，進行突破。高超音速導彈正是這樣的領域。美國人一定會說，中國這些技術都是偷竊美國的新技術的結果。

問題在於，美國的超音速導彈也沒法造出「DF-ZF」的上下垂直180度轉彎的動作。中國抄襲什麼？我國國產高超音速反艦導彈試飛成功，轟6K一次可掛6枚。最近，中國已經製造出了轟20戰略轟炸機，飛得更高，速度更快，續航的能力更強。轟20能力好過美國的B2戰略轟炸機。

彭斯一味靠嚇，但中國人民是不怕鬼，不怕嚇的，美國人最好先收起這一套，與中國進行平等的貿易談判。

百家廊

袁星

臨近中秋，有一天，妻子告訴我心慌，有點胸悶。家中沒聽診器，我把耳朵貼近她，仔細聽了聽。好像又有早搏，挺多。

懷孕四個多月，出現這種情況，我很擔心。跟她去單位做心電圖，顯示有異常心搏。早搏還是逸搏，判斷不準。妻子心律不齊，平時也常出現，有時吃點胺碘酮或穩心顆粒，有時不吃藥，休息休息，就正常了。去過縣醫院，專家說沒啥好辦法，也沒大的影響。妻子早孕反應嚴重，那些日子整天吐，體重降了七八斤。偶有心慌，不敢服藥，就通過多休息緩解。這一次，「早搏」實在太多，估算了一下，一分鐘得五六十次。這樣的頻率，肯定不利於健康。當天，在單位戴上了動態心電圖。

次日一早，請內科的楊輝主任幫忙，聯繫到縣醫院內科的張開顏主任，開車去找他診察。看完心電圖，張主任讓我下午拿動態心電圖報告再去。下午3點鐘，報告打印出來，我又和妻子一道去縣醫院。為免妻子害怕，我讓她在樓下等候，獨自一人去找張主任。張主任建議我到上級醫院診察，他說以前沒見過這麼多早搏的心電圖，何況還是孕婦。

十多年前，我在縣中醫院內科進修過，當時的心內科主任朱秋玲博士還在中醫院，已是業務院長。提前跟她通了電話，朱老師讓我到門診找她。在情況未明確前，我擔心妻子疑慮，沒讓她到門診。我把普通心電圖和動態心電圖報告遞給朱老師，並告訴她讓她說話多注意，免得妻子過於擔心。朱老師看過心電圖，把情況跟我說明，建議我早日到上級醫院診察。擔心「早搏」過多有危險，問我是否住院觀察。然後，朱老師跟我一起，扶着妻子去了病房，安排妻子住院。

吳導主任看過心電圖後，也挺擔心。我告訴他已預約了齊魯醫院內科鍾敬泉教授的專家門診，隔一天上午就診。心電圖上的異常波形，究竟是逸搏還是早搏，在縣中醫院也沒有定論。因為懷孕的關係，妻子住進病房後，只是戴上了心電圖監護儀，並沒做任何治療。輔助檢查了血常規、甲狀腺、肝功能、電解質和心臟彩超。我抽空走出病房，打了一通電話。

單位的周曉華院長和楊輝主任，都給了我

挺好的建議。張開顏、朱秋玲、吳瑞三位心內科專家，也給出了自己的觀點。按理說，典型的心電圖，無論哪種早搏，或者逸搏，從事心內科的醫生，應該可以一目了然。

中西醫結合專業畢業後，我十多年前在內科工作過。突然拿出一張心電圖，很多地方已經看不太懂。簡單波形運行，但對不典型的房性早搏、室性早搏、房室交界性早搏以及各種逸搏，確實分辨不清。對於妻子心臟波形反映的健康問題，誰都不肯給出預測，也都沒啥把握。因為惶恐，我給岳父打了個電話，讓他陪我們一起去濟南。

第二天上午，辦完出院，又開車回單位辦轉院手續。之後還得回縣城，時間不足，我把材料轉交給辦公室主任神芳柱，讓他幫忙代辦，幾個人急匆匆趕去費縣長途汽車站。

大學同學，有不少在濟南工作的。經常聯繫的，只有宿舍的幾位兄弟，還有一位萍澤女生楊帆。五月份剛聚過一次，不想再過多打擾兄弟們，我便跟楊帆聯繫。到濟南前，楊帆已幫我們預訂好了房間。找到齊魯醫院後，一大早就排號等待。終於輪到妻子了，我心中依然忐忑。鍾敬泉教授看了動態心電圖報告，稱這種情況少見，又是孕婦，問我住院行不行？我們從外地趕來，就是求診的，既然教授讓住院，我們肯定配合。

齊魯醫院的心內科，在省內是比較好的，排名也挺靠前的。妻子在醫院前後住了八天，診療過程有些波折，我在《泉城情深》一文中提到過。她心電圖的診斷，特別是治療方案，在齊魯醫院經過兩次產科會診，都遲遲未給出。我說的讀心，不單指心電圖，還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陪妻子住院那些天，不少人去探望。現金和禮品，能拒絕的，絕大多數拒收了！像兄弟們和楊帆的感情，只算是例外。那些天，親朋好友的電話和短訊也是紛至沓來。患難見真情，這話未必百分之百準確，但身陷困境時，確實有助於讀懂人心。

回家後，單位裡有些同事找到我家，有些同事找到科室，紛紛表示了他們的關心。幾乎所有現金和禮品，我都在方便時及時退回了。在內心深處，我很感激那些掛掛着妻子病情的同事，他們的一言一行，都充滿了正

讀心

能量，給了我們很大的鼓勵和安慰。

出院前一天，我到附近超市買東西，接到妻子電話。她說葛會計給我打電話沒接，就打了她的電話。孟院長、科主任和葛會計準備第二天到濟南看她。妻子讓我趕緊回電話，馬上就該出院了，別讓他們再趕四五百里路到濟南了。院長他們要到醫院探望妻子，是我們壓根沒想到的，縱使回電話謝絕了，心裡還是暖暖的！

在中醫院觀察那晚，楊亞男和丈夫趕到醫院，說是順道看看妻子；在齊魯醫院內科住院期間，單位的季成芳護士長找到我，給我發了個紅包。她有熟人在齊魯醫院做手術，說是順便過去看看妻子。回到單位，又有很多同事紛紛看望妻子，雖然我們始料未及，雖然謝絕了他們的許多好意，但心裡卻是大有感觸的！異常感動。得知消息的親戚，即使平時很少見面的，也有很多來到家中看望。對他們來說，妻子的健康狀況令他們牽掛，這讓我們很是感激！

回家後沒幾天，近百歲高齡的爺爺蹬三輪自行車來我家，硬硬塞了二百塊錢給妻子。臨走，妻子又把錢塞到爺爺褲兜裡，推讓了幾次，他都不肯要。妻子只好給我遞個眼色，我領會其意，悄悄把錢塞到一袋香蕉和獼猴桃裡面，放到爺爺車上。

中秋前一天，我給孩子的舅舅發了個紅包，讓他替我們買些月餅、羊肉、牛奶啥的，岳父家留一份，送命爺家一份。其他親戚都沒去。這也是很多親戚知道妻子病了的原因。心電圖可以反映心臟的跳動情況，那些波形很神秘，有的確實難懂。頻發室性逸搏，頻發多源室性早搏，頻發室性早搏，做了三次動態心電圖，報告變更了三次。然而，不管逸搏還是早搏，二十四小時七八萬個的數據，還是令我疑慮和憂心的。期待哪一天，可以尋到更懂行的專家，給出更加透徹的解析和診療。

陪妻子住院前後，我感觸到了一顆顆看似相同的心。遠近。比心電圖更難讀懂，其實真的就是人心。一顆心臟的跳動，眾多心臟的跳動，在平時，混在一起看不出多大差別。然而，待有了這樣那樣的情感寄託後，在某個特定的時間或地點，遠或者近，即現眼前！

「八牡丹」(二)

演藝

小蝶

網上資料顯示「銀牡丹」羅艷卿共拍了三百多齣電影，產量之多令人咋舌。相信最令愛看粵語片的觀眾留有印象的是她與馮寶實合演的《夜光杯》，馮寶實在片中不斷叫她「杯仙姐姐」的聲音彷彿言猶在耳。我也很愛她在《代代扭紋柴》中與家姑譚蘭蘭鬥法。

兩位卿姐比鬥搞笑功力，笑倒觀眾。羅艷卿的生命力最令我佩服。她生於一九二四年，今年已經九十四歲。記得我在她九十歲那年看過她的照片，照中的她體態依然豐腴，臉色紅粉，與我們心目中九旬老太婆的形象絲毫扯不上關係。我不知道近年她的健康狀況如何，「八牡丹」現在只剩下兩位「牡丹」在世，我祝福這位「銀牡丹」壯如松柏。

「白牡丹」吳君麗最近逝世，坊間有很多關於她的報道。令我納悶的是她的年齡，報道由她八十四歲到八十八歲到九十一歲均有。個子細小的她原來是一位刀馬旦，但她最令今天觀

眾記得的是她的時裝歌唱劇《青青河邊草》。她晚年曾參演電視劇《畢打自己人》，可惜我沒有觀看，也許應該看看此劇，緬懷一下這位名伶。

「黑牡丹」于素秋最特別。「八牡丹」中的七人都是南方人，只有她是北方人，所以她的樣子和其他廣東花旦不同。我覺得她很漂亮，不知為何，她的眼線最吸引我的視線。她的聲音也很悅耳，我後來才知道原來那把聲音是黎坤蓮的。那時候是現場收音，所以于素秋一邊在鏡頭前演戲，黎坤蓮則一邊在鏡頭外即場配音。于素秋的「女飛俠黃鸞」既時髦又有型，她的古今俠女形象最是出眾。她又是其父于占元調教出來的「七小福」的大師姐，江湖地位甚高。很多人都以為她的丈夫是其銀幕拍檔曹達華，我很小的時候已經知道是麥炳榮——縱使也好像覺得麥炳榮的妻子應是鳳凰女。

「綠牡丹」南紅師出名門，是紅線女的徒弟。「南紅」一名是紅線女為她取的，寓意她

紅遍南方。南紅的家翁是張活游，丈夫是楚原，自己是名伶，一門多傑。她在電影《難為了家嫂》中的形象無人匹敵，盡展中國傳統賢妻良母的美德。即使她加入無綫演出《家變》飾演洛輝的二太太王懿德，仍然是以「家嫂」式的賢良淑德形象示人。當我看到她在《流氓大亨》中飾演反派角色梁美琪，才驚覺原來她並不真的是「家嫂」，她還能演繹不同類型的角色。提起《家變》，「八牡丹」中加入電視台長期當劇集演員的只有鄧碧雲和南紅，二人正好在《家變》中分飾洛輝的太太和二太太。

「黃牡丹」林鳳多拍時裝片，走青春玉女路線，是「玉女掌門人」的開山始祖。所以，我一直以為她不是粵劇伶人，亦覺得她與其餘七牡丹有點格格不入。到了我看到她演古裝歌唱劇的電影，才知道原來她也是戲中人。她享盡榮華富貴，可惜在三十六歲之齡自縊。「八牡丹」中最年輕是她，走得最早也是她，人生真是無常。